

姜孝慈著

片片浮雲

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

創作叢刊

第一輯 ⑩



作者簡介

醇士本名姜孝慈，又名姜文，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士、美國維琴尼亞大學教育學碩士，曾任臺北師範專科學校副教授，及美國維琴尼亞大學中文系，現任澳洲國立格里大學終生聘用講師。

1 臺灣電視公司藝文夜談製作人及主持人。2 中央電臺文藝綜合節目製作人及主持人，曾著有健康教育（正中書局出版）衛生教育（華視出版社）中華好少年（僑委會出版）中華好青年（僑委會出版）中文六百句（僑委會出版）等書。

自序

當我還在捋家家酒的時代，就喜歡手裡拿個小棍兒，站在小朋友們面前指指點點，因此直到如今仍以「吃粉筆灰」爲生。

這本小集子，也是在課餘填填描描而成的，其實我真沒有膽量將它出版，不過爲了使這群可愛的朋友，不但永遠活在我的心裡，也能在他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，我就如此大膽的做了。

論文章，敗筆之處很多，好在我不是作家，希望諸君能諒解。

醇士於民國六十八年二月

台灣台北

備註：

「中國近五十年戲劇之演進」爲最近之初稿，未曾發表過。

「片片浮雲」一篇曾在警民月刊發表（近三年），其他短文皆爲「語文月刊」發表過之文章，前後近廿年矣。

片片浮雲 目錄

作者簡介	一
醇士選集	一
神父也是人	一
引人的麥克風	九
職業上的抉擇	一五
富牧師的煩惱	二三
富有風趣的屠小姐	三七
好學的裴德基	四九
嬌小玲瓏的「汪」	六一
壯士一去不復反	七三
一條小龍	八五

春天裏的秋天 ■ 九七

童展點滴 ■ 一一一

片片浮雲 ■ 一一五

近五十年中國戲劇之演進 ■ 一五三

神父也是「人」

接到移民局寄來的「永久居留證」，我沒有一般人那麼「喜悅」，爲了全家的去留問題而煩惱而沉思。住在這地球上最下一角國度的我，快樂嗎？這份寄人籬下的心情會平伏嗎？雖然現今的生活是安逸的，又有宣揚祖國文化的重任肩負在身，加上一個追尋的目標——博士學位候選人的目的——可是，我却無法忘懷，三年前遭受刺痛的一幕。

三年前，當我接受了此地大學的聘請，欣然由美國隻身來到這陌生的地方。最初我被安排在距大學不遠的旅館裡，只可以免費住一週，其後的生活問題得自行解決。當時，我舉目無親，「住」將發生問題，在昂貴的旅館費用下，我沒有能力長期自行負擔，於是我想到了向教堂求救。因爲我自幼將自己奉獻給天主教，雖不敢稱是「最佳天主教徒」，每個主日却是必定參予彌撒的。何況當年也曾夢想過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神聖的主，畢竟因爲聖召不足，而又沉浮於俗人的世界中。可是對於服務教會的人，總是心存尊敬，在感覺上不但十分信任他們，更覺得他們具有超人的意念。於是，我毅然地投向教堂，希望能獲援手。

那是一個晴朗的下午，我問明了天主教堂的地址，懷着興奮的心情，我敲了神父的

門。

開門的是一位穿着神職衣著的神父，木訥的表情，聲音低沉地說：「你找誰？」

「我找本堂神父。」恭敬而謙虛地。

「我就是。」寬頭大耳之外，毫無笑容。

「我是一個天主教徒，新到此地，人地生疏，想請求幫忙。」

「那一類的幫忙？」整個人身夾在門縫之中，沒有請我進入的意思。

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的，可以讓我進來說個清楚嗎？」非常客氣地。

「可以。」無可奈何地。

「我是前天來到此地的，是附近大學的講師，這一週我可以免費住在旅館，一週以後，住的問題，必須自行解決。可是我人生地不熟，不知如何着手尋找住處。一個單身女人，又有乏人照料的恐懼，欠安全。這是我來此求助的目的。」

「我對你不認識。」

「這是我的護照，同時今天早上的報紙也刊登了我的簡歷和照片，請您過目。」雖

然報紙上不免對我有些吹噓，却是可以證明我非等閒之輩。」我雙手奉上了資料。

「噢，新聞記者給你介紹的不錯，可是有些報導不能說是完全真實。記者當然揀着好的說，這不能證明你就是一個好人。」眼球拋下了四十五度的投射率，使我的謙虛和尊敬受到了震盪。

「那麼，怎樣才可以證實我不是一個壞人呢？」

「你有教友證嗎？」

「我沒有。」

「你從那兒來？」

「從美國來。」

「那麼，你向美國原居地的教堂，要求寄一份教友證來。」

「來往信件也得十天，我可以以後補我的教友證嗎？我不但有把握可以拿到教友證，我也有自信，當地的本堂神父還可以對我的人極美言幾句。因為我幾乎每天去望彌撒，和神父也很熟悉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沒辦法幫忙妳。」冷峻地。

「原因何在？」

「我對你沒有一點了解，我怎麼可以胡亂介紹給我的教友呢？何況妳是不是教友，我都沒有把握。」

「明天早上我可以進堂，領聖體，足可以證明我是教友了吧。」

「證明妳是教友也沒有用，因為我不能證明妳是不是好人。」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你是神父，還是法官？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我不是一個好人？如果我真是一個壞人，你身為神父的，也有責任義務來開導，使我向善，你這一大堆廢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妳應該檢討一下妳的態度，好人的態度不會是這個樣子的。」

「這種態度是你激發的，妳是我這一生中從沒見過的神父，我想你最大的問題是缺乏『神性』，而人類又有太多的『劣性』。」

「妳住嘴！」

「我為什麼要住嘴，你最好免開尊口，坦白的告訴你，你這種白人的優越感，少在我這個黃皮膚女人的面前來逞雄。我到這兒來不是求乞，是來幫忙教育你們的大孩子們

。我來請你幫忙，是因為我信仰天主教，真是錯把你當成神父。」他那滿臉的青春痘，變化成了半紅半黑的彩色。「今天算我倒楣，就全當我沒來過好了。不過，親愛的神父，請你記住：將來有一天當你快去見天主的時候，請別忘了你的神父證。但是，就是你拿去了，我想天堂的門，也不一定會為你打開。」我氣急地拿起了桌上的護照和報紙走出了門。一路上，我不住地以淚洗面，走向我的旅館。路上，曾有二個陌生的白種人，停下了車，微笑地對我說：「有什麼麻煩嗎？女士，我可以為妳效勞嗎？」我報以哭泣的微笑搖頭拒絕。

從此，我每天進那所教堂，每次在那位我認為沒有神品的神父擔任彌撒的時候，我去領聖體，我體會到當他把聖體放入我的口中時，他的臉色由晴天變成了陰暗。

第六天是主日（星期天），我又去進堂了，主持彌撒的是一位主教。彌撒完，我照例多祈禱一些時候，當我邁出教堂時，許多人已經驅車回府了。

主教親切地向我打招呼說：「妳是新教友嗎？」

「對您也許是，對這所教堂也許不是。」

「妳好嗎？」

神父也是人

「不好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今天是你先向我打招呼，否則我不會跟你說話。」

「什麼事那麼嚴重呢？」

「因爲你們的神父刺傷了我的自尊心，更破壞了我對神職人員的尊敬。」

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我把事情的經過，完全說了出來。一抬頭，看見了那位青春痘神父，正在遠處與人寒暄，我指着他說：「瞧見了嗎？那就是罪魁禍首。」

「真對不起，讓你受了這麼大的委屈。」他拿出了一個小本子，把一切記在上面。

「現在，我可以幫忙妳解決住的問題嗎？」

「謝謝，我已經找到住處了，今天下午我就搬家了。」

「希望你常到這兒來望彌撒。」

「您放心，天主的孩子得罪了我，天主却是我終身的信仰。不過，搬遠了，不一定會到這兒來。可是我永遠不希望會有類似的事件再發生。」

「我想這可能是一個誤會，不過，請妳接受我誠意的道歉。」

「我接受。希望你快樂的一天，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熱誠地握了我的手，傷感的離開了。遠遠地，我看見主教朝向神父的方
向走去。我煙消雲散地走出了教堂，整個下午，忙於我的「喬遷新居」了。

數週後，我在超級市場遇見了一位穿白襯衫、咖啡色長褲的男人，向我親切地招呼
後，面上一片紅暈。似曾相識，却久久記不起他是何許人。我站立良久，試圖從我的記
憶中，尋出他究竟是誰？忽然，我想到了，那位我曾咀咒過的神父。

往事，像一面鏡子，摔成了痕的鏡面，仍然能用，却有了一道痕。如今，我該怎樣
決定我的去與留呢？還是，暫時朝向日葵奔忙吧！以後的日子，天主會爲我妥善地安排
的。也許，我也該冷靜地想一想，想一想！

引人的麥克風

接到明華紅紙驅邪的信，覺得真是光陰似箭。她的信上說：「……還記得今天嗎？是你教華語『登記有案』的年資整整十三年了。洋人最忌十三，特用紅紙寫下聊聊數語，以示驅邪……。」

站在語文的立場，我是一個外行人。十幾年來，卻仍熱衷此道。因為其中除了帶給我足以自豪的所謂「教學相長」的滋味而外，和國籍人仕的接觸，不但增長見識，也憑空加添幾許樂趣。這張土而不俗的紅紙，促使我燈下填格的動機。

我國的語言，不要說洋人弄不懂，就連中國人也有時會丈二和尚摸不着頭。我雖然從小生在北方，在聽北方話方面來說沒多大困難，但北方話在音調方面卻有大大的不同，在詞彙上也迥然而異。不要說官話區以外的方言了。

我的祖籍是山東，因為祖父年輕時到關外經商，所以在吉林省長春落戶有數十年之久。九一八以後日本佔領了東北，就在鐵蹄下過生活。好在外祖父家在北平，母親就以回娘家為名，經常進關。長春話和北平話差不多，不過音調也不大相同，日常所用的習

慣語也有不同之處。譬如摔了一交，東北土話是「摔個仰八叉」。「做什麼」這句土話常被人說成「幹啥？」北平話帶兒化音的很多，譬如「三輪車」，土話總說成「三輪兒」，「頭」這個字常說成「腦袋瓜兒」，「牆角」北平人就說「九日九兒」。每次到北平去住上幾個月，再回到長春就會被年齡相仿的小朋友們取笑。不過，使我最難忘的卻是回老家——「山東」。

蓬萊是靠海的一個小地方，被山東人稱爲「仙島」的。風景不壞，人民生活樸實，在山東話之中算是比較容易懂的。因爲祖母不肯離開那土生土長的老家，所以每年母親一定帶我去探望她老人家一次。家鄉的友人和母親年齡差不多的多半都是纏過足的，在衣著方面多是半短的衫和長褲，頭上多梳？。母親是讀過書又闖過大江南北的人，剪的是短髮，穿的是長衫和皮鞋，不但臉上架了一付金邊眼鏡，還會說上幾句洋文。所以每次回老家，經常是哄動里鄰，前後院常擠滿了人，大家低聲細語地說：「去看那個南蠻子（母親是湖南人）和那個撇（ㄉㄨㄥˋ）腔撇（ㄉㄨㄥˋ）調的小曼兒（山東人稱女孩子是曼兒）。」

我雖是從小就經常被人誤認爲是男孩子，回到家鄉卻也萬分的安靜，甚至連話都不

敢說。每說一句話，鄉里的孩子們必會學上好幾句，甚至哄堂大笑。

記得有一次回老家，到家的第二天晚上，大廳裏坐滿了親戚和鄉長，親切的招呼母親和寒暄。不少孩子們也出奇地對我評頭論足，其中有一個孩子問我：

「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我半天都不敢張嘴，母親很生氣地說：

「人家問你話哪，怎麼不答呀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這孩子今天怎麼啞吧啦？」奶奶也打趣地說。

「她還有些認生哪！」二嬸替我解圍地說。其實誰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悶聲不響的原因。

原來我頭一次回老家時候，那真是比當今的明星還風頭，剛一進家門，就被一大羣人圍着，好像我是什麼怪物似的，連衣服和鞋都被人摸上一把。第二天我被孩子們圍着問話，就發生了一件使我尷尬的事：

「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一個小朋友問我。

「我是昨兒晚上回來的。」頓時笑聲震天，有的竟笑出眼淚。

「你們笑什麼？」我奇怪地問。

「你爲什麼說是坐碗回來的呢？明明是坐自行車回來的嘛！」

「我才沒講我坐碗回來的呢，你胡說八道。」我真的動氣了。

「她不是坐碗回來的，她是坐碟子回來的啦！」又是一陣大笑。（到後來才明白，山東人叫前一天晚上是「夜裏」，而不是說成「昨兒晚上」。）——想起這件尷尬難忘的事，我就只有悶聲不響，不願意再「坐碗」「坐碟子」回來。

這雖是童年的往事，卻也說出卽或是北方，各地區也有不同的方言和音調。

進了小學以後，就比較單純了。不再到處探親訪友，語言上也沒有變換的機會了。

那是小學三年級，我被派參加說故事比賽，得到全校第一名。然後就參加全市各小學的比賽，入選的人就有資格到廣播電臺去。我進入了播音室，真難形容當時的心情，不但是分外的高興，對於那個頗像人頭的麥克風，更產生無限的好感。多出奇，這個小東西就能讓爸爸媽媽聽到我的聲音！多麼靜的屋子，掉一根針也會聽得見，就是你鞋上有一百個釘子也不會有鐵釘聲。誰說話誰就有資格進那個屋子，別人就只能站在外頭，隔着大厚玻璃瞧！麥克風——對我有無限的吸引。